

中

华

锦

绣

贵州蜡染

贺琛 杨文斌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J523.2

13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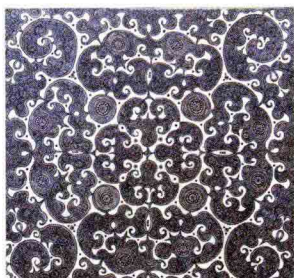
华

锦

绣

贵州蜡染

贺琛 杨文斌 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蜡染/贺琛,杨文斌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12

(中华锦绣/赵丰主编)

ISBN 978-7-81137-423-0

I. 贵… II. ①贺…②杨… III. 民间印染—简介—贵州省 IV. J5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951 号

中 华 锦 绣 • 贵 州 蜡 染

著 者 贺 琛 杨文斌

责任编辑 赵 强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 编 215021

电 话 0512-67258835 67258815(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64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0.625 字数 141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423-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锦和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就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篇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

200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著《中国丝绸通史》,在一些丝绸老专家的提议下,总编辑吴培华邀我担任主编。此书在全国的丝绸历史专家及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正式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大奖。此后,苏州大学出版社又提出在《中国丝绸通史》的基础上再出一套简明而轻巧的普及版,于是,我们又策划、编写了这套“中华锦绣”丛书。

如果说《中国丝绸通史》是以时间为经而写成的,从古至今,把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十段,依照年代

细细叙来,那么这套“中华锦绣”则是以空间作纬,按地域分民族,针对丝绸的各种著名品种的生产历史、传统工艺、主要种类、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现象等,娓娓道来。我们选择了包括刺绣、缂丝、毡毯、印染、绫绢等不同的品种作为对象,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成,前后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首先推出的第一辑共计八个品种,分别是南京云锦、杭州像景、缂丝、吴地苏绣、贵州蜡染、新疆地毯、顾绣、浙南夹缬。

“中华锦绣”丛书和《中国丝绸通史》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丝绸通史》的编写中,我们是以考古发现或传世实物、历史文献和历代图像及其照片为依据的;而在“中华锦绣”丛书中,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传承至今的纺织染绣的传统工艺,虽然以丝绸为主,但也包括棉、毛、麻、丝各类,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更注重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纺织品种。

在2008—2009年中,我们牵头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成功地申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蚕桑丝织就是中华锦绣的同义词,就是中国纺织染绣的代表作,就是中国丝绸文明和纺织文化的象征物。由此,我们藉新编的“中华锦绣”丛书,结合已经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一纵一横,一动一静,希望以此来构建中华文明和丝绸纺织文化的一个立体形象,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目的。

赵 丰

2009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蜡染历史 • 1

蜡染起源 • 1

蜡染传播 • 6

西南蜡染 • 11

贵州蜡染 • 15

第二章 贵州蜡染工艺 • 20

布料制作与洗练 • 21

点蜡工具与方法 • 22

蓝靛历史与作用 • 31

蓝草种植与制靛 • 33

蓝靛起缸与染色 • 47

退蜡整理与缝制 • 53

第三章 贵州蜡染风格 • 56

奇异豪放——丹寨蜡染 • 56

神秘刚健——榕江蜡染 • 62

粗犷质朴——从江蜡染 • 70

绮丽工细——黄平蜡染 • 74

清新灵动——麻江蜡染 • 79

- 深沉简练——荔波蜡染 • 84
- 古朴抽象——乌当蜡染 • 86
- 素雅庄重——贵定蜡染 • 89
- 优美细致——惠水蜡染 • 94
- 工整秀丽——安顺蜡染 • 97
- 清丽明快——镇宁蜡染 • 101
- 流畅生动——黔西蜡染 • 105
- 纤巧细密——织金蜡染 • 109
- 简洁朴素——六枝蜡染 • 113
- 繁复精美——纳雍蜡染 • 116
- 饱满奔放——安龙蜡染 • 122
- 消失的蜡染 • 125

第四章 贵州蜡染图案 • 128

- 蜡染图案的常用题材 • 128
- 蜡染图案的造型特点 • 133
- 蜡染图案的文化内涵 • 136

第五章 贵州蜡染文化 • 139

- 蜡染中的民俗事象 • 139
- 蜡染中的文化生态 • 144
- 蜡染中的民族文化 • 147
- 蜡染中的文化变迁 • 150

参考书目 • 160

第一章

中国蜡染历史

蜡染起源

蜡染是一种以蜡为防染材料进行防染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蜡染古称“蜡缬”，据考证，“蜡缬”一词在文献中最早、最确切的记载是唐代慧琳写的《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之“众缬”：“今谓西国有淡靛汁，点之成缬，如此方蜡点缬也。”“缬”是以辅染物辅助印染过程而染出的织物，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丝绸印染技艺的重大进步。

考察蜡染的起源是理解蜡染本质的必要环节。任何技艺的起源和人类的劳动都是同步的，它包括人类发现的自然中的各种效应和人类的操作经验，蜡染技艺的起源也是如此。在信息资源和考古发现大量应用的今天，可以通过对蜡染历史文献的查证和出土文物特征的分析，借以探寻蜡染技术与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变。

（一）蜡染起源的几种说法

蜡染的发明以人们对物质特性的充分认识和利用为基础，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它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蜡染是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是在多种染织工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蜡染产生的时间应在纺织、染色和画缬工艺成熟之后。从原料上看，蜡染对面料没有特殊要求，棉、麻、丝、毛织物都能采用；防染材料也不拘于特定品种，动植物蜡均可使用，通常是用树脂和蜂蜡；染色只能用冷染工艺，一般是植物染色，以靛蓝为主。从范围来看，蜡染

技术存在于世界上很多地方,风格和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方寒冷地区不宜进行蜡染,因此蜡染多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埃及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同时吸取东西方的各种文化,成为最早步入文明的古国之一。蓝靛在公元前 2400 年的古埃及第五王朝就已被使用,曾用于裹木乃伊织物的染色。蜂蜡和松脂至少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经作为防腐抗菌剂使用,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学者普利尼斯在《自然史》中,描写了埃及人浸染织物时用蜂蜡防染,并称这种方法为“古怪的”,这说明早在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埃及,蜡染技艺就已广为流行了。英国 L. W. C. 迈尔斯主编的《纺织品印花》中认为,埃及蜡防花布早在公元前 1500 年已闻名遐迩。因此,埃及应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之一。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棉纤维的国家,而且印度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有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棉织品的记录,因此棉织品的印染术也可能发端于印度。虽然印度气候潮湿,很难发现古老的织物残片,但从其他地区出土的蜡染棉织物可以判断,印度曾拥有高度发达的蜡染文化。赵丰教授在《丝绸艺术史》一书中考证了新疆民丰地区尼雅出土的绘有半裸女神像的蜡染棉制品,根据神像头后背光具有印度文化的因素,认为蜡染工艺在东汉时已传入中国西部边陲,印度应是蜡染的起源地之一。

我国无疑也是蜡染发源地之一,从大量史料记载和古代绘画中可寻觅一些线索。近年来发掘出土的精美的蜡染实物更是提供了有力证据,且把我国蜡染发源时间大大推前。陈维稷教授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认为,蜡染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可追溯至秦汉之际,当时已利用蜂蜡和白蜡作为防染材料制作出白色图案的印花布,早于印度和埃及好几百年。美国人杜玛斯·法兰西斯·卡特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一书中说:“现存中国的早期蜡染实物,比埃



及、日本、秘鲁、爪哇所发现的实物要早得多,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蜡染实物足以证明这一点。”

马来群岛蜡染产业的优势使其也被认为是蜡染起源地之一,雷圭元教授在其所著《工艺美术技法讲话》一书中写道:“蜡染的发源地在爪哇,发明年代已不可考。”美国人弗雷斯特所著《蜡染》一书中也提到:“蜡染的发源地在爪哇,至公元 1515 年以后,到那里旅行的人才把蜡染技术传到世界各地。”

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现在的蜡染技术高超且工艺保存完整,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出土文物或文献资料可供佐证,至于在已消失了的文明中是否有蜡染技术存在,则不得而知了。

在以上地区,蜡染既有可能是在某一地区兴起后,随着某种途径传播至其他地区,也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因为人们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发明了许多新技术,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而且人类发展进化的动力还在于人类能够利用理性思考和总结经验,因此世界各地蜡染工艺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技艺和染色风格。

同其他许多技术一样,蜡染也有可能是起源于自然现象的偶然发现。许多流行蜡染的地区都会有关于蜡染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法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分析,如巧手姑娘从蜜蜂弄脏的布匹染色后留有白花而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蜡染的方法;有的是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遇到仙女传授技艺或在梦中得到启示;还有的传说则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如蜡染是宫女以蜡作画的一种消遣方式,后来逐渐演变成染织工艺。有关蜡染起源的种种说法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而蜡染是否起源于一处或几处,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蜡染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二）中国古代的蜡染遗存

近数十年来,中国出土的古代蜡染实物百余件,新疆、甘肃、青海、贵州、四川均有出土。基于气候和葬式的原因,蜡染文物出土最多的是在新疆和贵州,年代最早的是川东风箱峡崖葬和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蜡染,出土文物最多的年代是唐、宋。

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脚和一段狮尾。左下角有一个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高鼻深目,胸怀袒露,颈佩璎珞,臂饰环钏,手持盛满了果实的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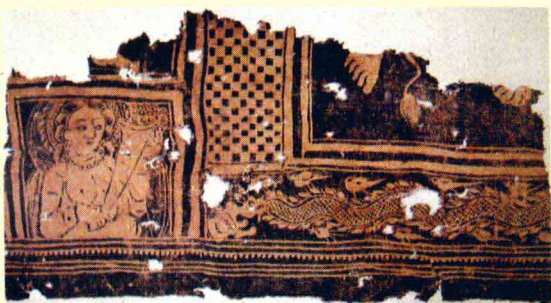


图 1-1 东汉蜡缬残片

饶角。赵丰教授认为,该角与键陀罗雕刻中印度化的司农、丰饶神得墨特尔以及鬼子母手中之物相近,故应是具有希腊和印度古文化特点的丰收之神。从人像项饰璎珞以及头和身后有顶光和背光这一特征来看,可以断定此蜡染布的产地为键陀罗,是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下的产物,因此西域蜡缬技术来源于印度的可能性较大。

1984年新疆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地区赛伊瓦克汉代墓群一号墓出土一件蓝白染花棉布装饰画的边饰残片,是手工将防染剂画在棉布上,然后以蓝色染液浸染而成,与民丰县出土的东汉蜡染棉布工艺方法相同。

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出土的北朝(公元396—581年)时期的纺织物中,有毛纺织品、蓝色印花棉两件,其中毛织物图案为蓝

底白花,经专家考证,这些小团花是用木板印蜡工艺制作的。棉织物图案不全,只有一些线条,是以手绘方式上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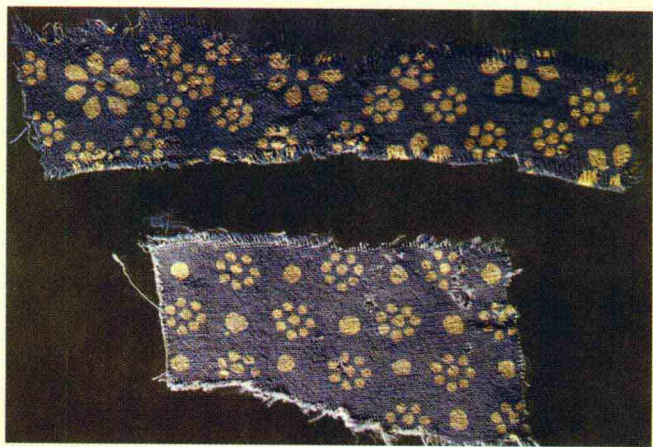


图 1-2 北朝蓝色蜡缬毛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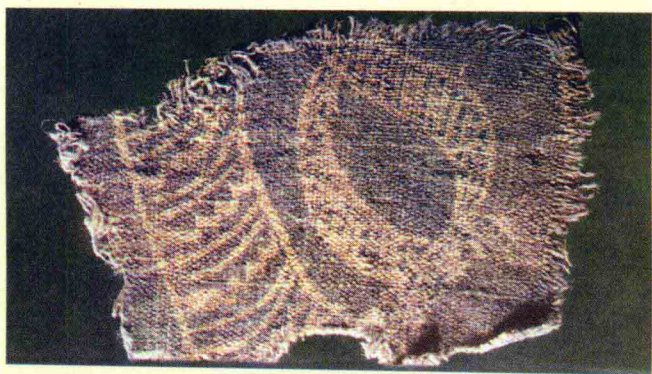


图 1-3 北朝蓝色蜡染棉布

1968年,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批唐代残幡,多为彩色幡,几乎每件幡都使用了不同品种的织物,且较多地采用了手绘、夹缬、蜡缬、刺绣等手段。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内和第122、第123窟前的部分幡身为蜡缬,纹样生动优美,如湖蓝底云头禽鸟花草纹蜡缬绢、绛底灵芝花鸟纹蜡缬绢、黄底云头花鸟蜡缬绢、土黄底花卉纹蜡缬绢等,纹样均为手绘,线条洗练概括,形象生动传神,纹样边缘整齐清晰。

1980年,人们在往川东峡江地区风箱峡崖葬现场的峡路上,发现散落的文物中有粗细不等的平纹麻织品七八种,其中有蜡缬细布衣服残片,图案纹样为蜡印团花以及菱形花纹。据初步鉴定,这些蜡染遗物的年代大约在战国至西汉时期^{〔1〕}。这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蜡染实物资料。

1987年,长顺交麻干贷天星洞岩洞葬出土蜡染织品8件,均为棉质夹裙。裙里为本白色、裙面为蓝底显白花的蜡染,有豆点花草纹蜡染裙,勾连纹蜡染裙,忍冬花纹蜡染裙,铜鼓蜡染裙等,其工艺为夹板注蜡法。同年,平坝下坝棺材洞发现了15件蜡染衣裙,图案精美,内容丰富,均为棉麻织品,平纹组织。有彩色蜡染褶裙5件,裙腰为麻质,裙身为棉质,蓝底显彩色花纹;其工艺包括填彩蜡染、挑花和刺绣及布条拼花;其种类有鹭鸟纹彩色蜡染裙、水鸟纹彩色蜡染裙、翔鹭纹彩色蜡染裙、凫雁纹彩色蜡染裙残件等。素色蜡染裙4件,种类有龟背及葵花纹蜡染棉质夹裙、忍冬花蜡染裙残件、缠枝花蜡染棉质夹裙残件、缠枝花草纹蜡染裙残件等。蜡染衣服3件,有缠枝花草纹蜡染夹衣残件、缠枝梅花点蜡染棉质单衣、卷草花蜡染棉布单衣等。这些蜡染图案为手工绘制,线条流畅,形态逼真,配以刺绣挑花,生趣盎然,是蜡染艺术佳作。^{〔2〕}

蜡 染 传 播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川东峡江地区风箱峡崖葬的蜡染衣物年代最久,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作为崖葬陪葬物表明蜡染是日常服饰的装饰手段,可见蜡染使用的普遍和工艺的成熟。其余蜡染文物大部分

〔1〕 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学研究第四辑》,第265页,1982年版。

〔2〕 刘恩元,胡蜡芝,王洪光:《试论西南古代蜡染》,《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9期。

在新疆、甘肃、青海等干燥地区发现,年代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不等,其质地和工艺显示出物资流通和文化交流的痕迹,反映了从魏晋至唐宋时期中原地区蜡染的使用和交流情况。

作为染缬方式的一个品种,蜡染和普通印染的区别就像是底片和照片的对比,因此可以结合中国印染技术的发展来分析蜡染的形成和使用情况。从考古学发现和现存民族蜡染情况来看,最早的蜡染方法应是手绘,蜡染工具应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具材料的发明而改进的,可以将自然界的竹条、羽毛等视为原始工具,青铜或铁质的金属蜡刀则为较先进的工具。早期的蜡染如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的几何线纹蜡缬棉布,新疆和田洛浦山普拉一号墓葬的点花与涡卷纹组合纹的蜡缬棉布等便是手绘作品,从线条的流畅程度看应该已经使用了金属工具。随着印染技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批量制作印花布的方法,如周代以后出现了凸版印花工艺,就是在木模上刻出花纹,然后蘸取色浆印到织物上,比手绘工艺更为方便快捷。这种工艺在蜡染中也能得到充分利用,不同的是将色浆换成防染剂。如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出土的北朝两件蓝白蜡缬毛织物和阿斯塔那北区出土的西凉蜡缬绢,由于图案元素单纯,排布较为规律,可以想见这些圆点是由凸版或印模等工具蘸蜡印在织物上形成的。

(一) 魏晋以来蜡染在中原的流行

结合染织技艺的发展史和蜡染遗存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测,中国古代主流社会即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染缬包括蜡染技术是从魏晋开始兴起的,到唐代迅速流行。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和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染缬实物以及《二仪实录》“陈梁间贵贱通服之”的记载来看,南北朝时期染缬已广泛用于服饰。《隋书·食货志》记有隋炀帝下令制作五色夹缬花罗裙,用以赏赐宫人及百僚母妻的史实。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一件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的天蓝绢夹缬,工艺细致,说明染缬技艺在隋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辽阔的疆土和雄厚的国力成就了唐代海纳百川的胸怀,也形成了染织风格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其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手工业兴盛发达,纺织业、染色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唐代在染色方面有较高水平,尤其是其多样性的风格和多种工艺的创新,奠定了我国早期染色业的技术基础。当时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掌握在官府手中,仅官营染色业就细分为青、绛、黄、白、皂、紫六作。在染色技术上,唐代的夹缬、蜡缬、绞缬等染色方法已成熟并得到普遍应用。直至五代,各种染缬仍沿袭唐代的繁盛继续得到发展。由于唐代的染缬工作多是职业行为,为了保持印染工作的效率,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染缬丝织品的主要方法是采用小型凸版印戳点蜡,这一点与现今西南少数民族的手绘蜡不同。因此,很难说中原的蜡染是从西南地区传入的,但或许始创者也曾受到少数民族卉服鸟章的启发。北京服装学院博物馆曾征集到一片青海出土的唐代点纹蜡染绢,从边界点的摩擦模糊痕迹可以判断其工艺是模印工艺。唐代还采用纸质型版印花,进一步提高了工效。王华博士认为,唐代以后,人们开始在蜡缬工艺中推广型版上蜡的方法,都兰墓地出土的点花蓝白蜡缬纱可能就是这种工艺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8

在唐代,蜡染技术开始向外辐射。在盛唐时期,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开展得广泛而深入。唐代开放的政策使中国吸收了外来的进步文化,也将自己的优良文化向外传播,其中包括蜡染技术和蜡染制品。现存于日本的中国蜡染织物大多是唐代织染品,新疆吐鲁番一带干燥地区的墓葬中也有蜡染织物出土,说明唐代蜡染随着丝绸之路已传向东方和西方。蜡染在唐代得到多方面的应用,除作为妇女的衣裙外,还曾用来制作军服,同时也是屏风装饰等家居用品,日本奈良正仓院就收藏有唐代的多种染缬屏风,其中,“对树象羊蜡染屏风”和藏于我国故宫博物院的三色蜡染实物,都是唐代中原高水平的蜡染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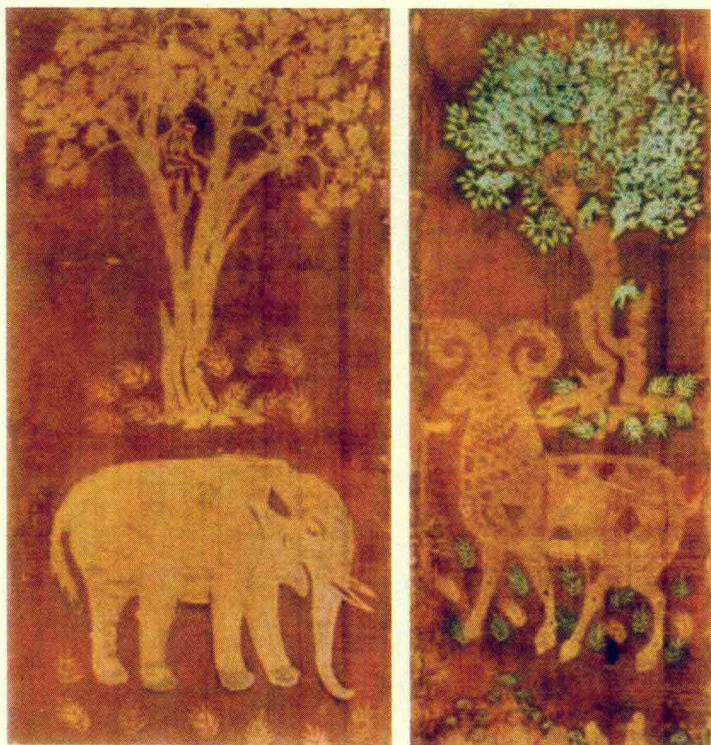


图 1-4 唐代蜡染屏风

（二）宋元之后蜡染向西南的回归

随着染缬技术的发展，蜡染的不足之处逐渐显示出来。蜡染的重要原料缺乏，因为蜡染需要大量使用蜡，唐代的养蜂业尚不发达，蜂蜡产量少，主要靠从西南等地纳贡，因此人们积极寻找替代品，从而促使了灰缬的产生。灰缬最早出现在宋代，早期是直接“用灰药”染青，“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1〕。后来，人们将防染技术与药斑布结合，以镂空花版覆在布

〔1〕〔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订：《古今图书集成》，第 13905 页，中华书局巴蜀书屋 1985 年版。

上,然后涂以胶状防染浆剂,再入蓝色染液浸染,取出后刮除浆剂,镂空部分则出现白花。灰缬工艺的演化过程,大概也可以印证唐代型版上蜡的工艺。同时,灰缬的成本和效率比印模的蜡染要经济实用得多,因此,自宋代以后,蜡染逐渐失去了市场。

宋代由于染缬的盛行,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制作精致的染缬服饰及生活用品,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负担。为抑制奢侈,提倡朴素,政府下令禁止染缬的生产和使用。宋仁宗规定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宋徽宗也于政和二年“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严申其禁,客旅不许兴犯缬版”。这样的法令对包括各种染缬在内的印染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到了元代,当朝者的残酷统治以及民族歧视使南方经济文化遭受重创,染缬业也骤然低落。元贵族的尚武习性和追求奢侈生活的风气以及统治者对西亚文化的推崇,导致富贵华丽织金锦缎全面流行,而清丽雅致的各类染缬则失去了发展环境。一度流行天下、贵贱通用的蜡染从此在中原地区销声匿迹,蜡染的中心区此时已向南移至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并在西南地区长盛不衰。

尽管在唐代以前,西南地区的原住少数民族可能就已使用蜡染,但将蜡染发扬光大、传承至今的却是一批后来者。在唐宋时期活跃在洞庭湖畔的武陵蛮、五溪蛮等族群,在执政者的不断打压下,被迫向南迁徙。有的向西进入川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有的经川南和黔西北迁入云南,向南迁入湘西和广西;有的又由桂北进入黔南、黔东南。正是他们这一悲壮的大规模迁徙活动,为蜡染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行进路线和血泪历史需要记录,这些没有文字的族群就借蜡染行使了图案史书的功能;另一方面,为了对族群进行区分,以便让子孙日后凭以相认,他们规定了各自的徽标,以蜡染的方式将其标记在服装上,并忠实地代代相传。为了美化生活,传达理想的信念,他们将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理解通过制

